

(香港)

黃易

◎ 玄幻系列之

寻秦记

伍



黄易作品集⑤

华艺出版

黄易

作品集·玄幻系列

寻秦记

第五册

十七至廿卷

华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寻秦记/黄易著.-北京:华艺出版社,1997.10

ISBN 7-80039-753-X

I. 寻… I. 黄… III. 长篇小说:侠义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22745 号

寻 秦 记

黄易 著

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)

(邮码 100010 电话 66736751)

北京印刷学院实习工厂印刷

850×1168 1/32 87.25 印张 2185 千字

1997 年 11 月第一版 1997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

ISBN 7-80039-753-X/I · 661 定价:138.00 元

● 玄幻系列

寻秦记

〈卷十七〉

香港·黃易

相争之时，小盘自然不知道，胡诌道：“那是指一个陈旧空置、不为人所注意的仓库，总之实际上是由李斯当丞相，昌平君则是站出来当幌子。”

小盘仍在犹豫，苦恼地道：“可是昌平君的宝贝妹子正和管中邪过从甚密，若嬴盈嫁了给管中邪，会否有问题呢？”

项少龙道：“若在以前，多少会有点问题。但只要让昌平君兄弟知道徐先是被吕不韦害死，那就算管中邪娶了他兄弟的娘都没有用。”

小盘捧腹苦笑道：“师傅莫要逗我，现在实不宜大笑。”

项少龙想起了徐先和鹿公，也意兴索然，肃容道：“这只是第一步，第二步就必须把王翦调回来，凭他以对抗王龁、蒙骜和杜璧，我敢断言他必可成为我大秦军方的中流砥柱。再配以桓翳，辅以王陵，会比徐先和鹿公更厉害。”

小盘霍地站了起来，道：“但太后那关怎么过呢？她定以昌平君经验未够而拒绝此议。”

项少龙呆了顷刻，断然道：“此事由我亲自去和她说。”

小盘摇头道：“太后已非以前的母后了，嫪毐得到宠遇后，太后对他更是迷恋；又觉得我愈来愈不听她的话。我看师傅对她的影响力亦大不如前。而吕不韦现在很拉拢嫪毐，否则母后就不会支持吕不韦。”

项少龙微笑道：“那我便和嫪毐说吧！我才不信他肯让吕不韦总揽大权，现在我回来了，他再非孤掌难鸣，该有背叛吕不韦的胆量。”

小盘点头道：“就照师傅的意思办，假若所有方法都行不通，索性把吕不韦和管中邪召入宫来，再由师傅安排人手，把他们用乱箭快剑一股脑儿杀了，然后随便给他们一个罪名来收拾残局。”

项少龙吓了一跳道：“此乃下下之策，现在大部分兵力都掌于蒙骜手上，这么做谁都不知会惹来甚么后果，而且宫内处处都是

吕不韦的眼线，一个不好，吃亏的只会是我们。”

小盘叹了一口气，说不出话来。

项少龙想起太子丹，问起此人情况。

小盘若无其事道：“吕不韦把他请到新相府去，就把他扣押了起来，现时生死未卜，而他的手下就给软禁在宾馆处，不准踏出大门半步，由管中邪的人负责看管。我觉得这事也没甚么大不了，自己要烦的事又太多了，所以一直没有过问。”

项少龙愕然看着他，心底直冒寒气。

秦始皇毕竟是秦始皇，讲功利而淡仁义。只看小盘的神态，便知他一点不介意吕不韦杀了太子丹，好除去统一天下的其中一个障碍。

想到这里，已知若要打动小盘，使他在此事上帮忙，惟动之以利。

想了一会后，长叹一声道：“储君这样做，叫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呢。”

小盘一呆道：“连这都有问题吗？”

项少龙正容道：“假若储君对此事不闻不问，那储君在田猎平乱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威望，将会尽付东流，使人人都知道现在咸阳作主当家的人是那臭仲父吕不韦。所谓两国相争，不斩来使，现在人家远道来吊祭你王父，竟硬给吕不韦把人拿去了，罪名却由你承担。以后东方六国还肯信你这不守道义的人吗？”

小盘愕然道：“为何师傅说的话和李斯说的如此近似？看来果然有些道理。但太子丹说不定已给吕不韦杀了哩！”

项少龙摇头道：“吕不韦怎舍得这么容易杀死太子丹。此事摆明是针对我而来，另一方面则好让死鬼田单可对付燕国。”

顿了顿冷哼道：“莫傲给我当众弄死了，去了老贼的首席军师，更使他颜面受损，以他这么好胜心重的人怎咽得下这一口气。但又苦无直接对付我的方法，惟有由太子丹处下手，最好是我强闯

相府要人，那他就可布局杀我又或治我以罪了。”

小盘冷静地道：“但这事实暗中得到母后的支持，因为鹿公和徐先曾多次提出异议，都给母后和吕贼压了下去。嘿！我也很难插嘴啊！”

项少龙大感头痛，小盘说得对，不见大半年，看来朱姬真的变了很多。

小盘道：“由明天开始，师傅定要参加每天的早朝。唉！现在愈来愈少人敢反对吕不韦了。”

顿了顿又道：“应否把安谷侯调回来呢？”

项少龙摇头道：“现在我大秦的重兵全集中在疆界处，七成落到了蒙骜、王龁和杜瑩的手上，其他则操于王翦和安谷侯之手，假若将两人全调回来，我们将变得外无援应，故万万不可。”

顺口问道：“桓骱的应变部队弄了个甚么规模出来呢？”

小盘爽快答道：“桓骱和小赧两人亲自到各地挑选人材，现在已组成了近万人的新军。李斯给这支军队找了个名字，叫做‘速援师’，听起来也过得去吧！”

又冷哼道：“但吕不韦却对桓骱诸多留难，表面甚么都答应，其实却是阳奉阴违。我想把李斯再升一级当军政院的司马大夫，但却给太后和吕不韦硬挡着，使寡人也动弹不得，师傅定要为我想办法才行。”

项少龙大感头痛，没有了徐先和鹿公，而对方则有蒙骜和王龁，自己对用军和施政又一窍不通，怎斗得过吕不韦？

想到这里，心中一动，暗忖假若能把蒙骜争取过来，一切问题就可迎刃而解了。此事虽是困难，但因吕不韦曾有杀蒙骜两子之心，所以要策反他并非绝无可能，但定要由蒙武蒙恬两兄弟处入手。触动灵机，心中已有计较。

项少龙总结道：“暂时当务之急，是要把左相国之位弄到自己人手上，同时把王翦委以重任，以代替蒙骜王龁两人，至于太子

丹的事就交由我处理好了。”

再商量了一些细节，特别是关于太子丹方面的事后，项少龙才离开小盘的书斋。

踏出斋门，一时间都不知该到哪里去才是。

最渴望的本是返乌府去见赵雅，但道义上则理该去慰问太子丹的手下徐夷则等人，而关键上最应见的人却是嫪毐，好煽动他联手对付吕不韦。

一颗心七上八下时，李斯的声音在耳旁响起道：“项大人！”

项少龙回过神来，大喜道：“李兄！”

李斯一把扯着他，由侧门到了御园去。

此时是午后时分，天上乌云密布，似正酝酿着一场大风雪。

到了一座小亭里，李斯放开了他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吕贼真厉害，几下手脚，我们又处于下风了。嘿！已干掉田单了吗？”

项少龙点了点头。

李斯立即双目放光，兴奋地道：“此事对我大秦统一天下，势将大大有利，而吕不韦再不能与田单互为声援，以操控东方六国了。”

项少龙乘机问道：“现在吕不韦手上除了军方的蒙骜和王齮外，尚有甚么实力呢？”

李斯颓然道：“比起来，军队方面反是吕不韦最弱的一环，至少在咸阳城我们的力量便要较他为优。”

项少龙眉头大皱道：“我对朝廷的机制非常糊涂，李兄可否解释一二。”

李斯愕然看了他好一会后，才点头道：“若真要详说清楚，恐怕项大人今晚不用回家了，但简单来说，最主要可分三个阶层，最高层的当然是政储君，加上像我这般的辅政小臣，成为了内廷，嘿！只是这内廷已非常复杂了。”

项少龙道：“我对内廷反为最是清楚，李兄不用解说，储君以

下就是右丞相和左丞相，究竟两人职权上有甚么分别呢？”

李斯耐心解释道：“这要由孝公时商鞅变法说起，当是国君下设庶长和大良造，至惠文王，那时商鞅的大良造兼庶长集军政于一身，功高震主，惠文王忌之，遂将商鞅车裂于市，从此集权于君，再置相以代大庶长制，置将以代大良造制。把政军分了开来。而相则为百官之首，后来又因丞相职务过重，分为右丞相和左丞相，大致上以右丞相管政，左丞相管军，故前者就像以前的庶长，而后者就是大良造了。”

项少龙听得头都大了起来，问道：“那为何吕不韦总要管军队的事呢？”

李斯苦笑道：“军政本就难以分开来，由于左右丞相都是直接辅佐国君，所以凡由国君决定的事，自然就要征询他们的意见，现在政储君年纪尚幼，太后又临朝亲政，形势自然更复杂了。”

项少龙更感头痛，皱眉道：“那这两个丞相究竟是如何运作？”

李斯从容答道：“左右丞相是通过四院去管治国家，四院就是军政、司法、税役和工务，分由司马、司寇、司徒、司空四位大臣执掌，现时左丞相管的是军政和工务，右丞相管的是司法和税役。鹿公本是司马，现在这位置自是腾空出来了。”

项少龙待要再问，一名内侍来到亭外施礼道：“太后有请项大人！”

项少龙和李斯对望一眼，均感不妙。

大雪此时开始飘下来了。

太后宫内，朱姬高坐鸾台之上，四名宫娥、四名内侍立于左右两后侧，而禁卫林列，排至殿门处。

项少龙一见这等阵仗，便知不妙。因为朱姬是一方面摆明不肯和他说私话，另一方面则显示她是心向嫪毐，故不愿独会项少龙，免惹嫪毐不快。

果然项少龙施礼平身后，朱姬凤目生寒，冷喝道：“项大人，

你是否不把我这太后看在眼内了，一去大半年，回来后也不来向哀家请个安。”

项少龙知道唯一招数就是以柔制刚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太后息怒。只因……”

朱姬打断他道：“任你如何解释，也难以息哀家之怒，项少龙，告诉哀家你和储君在搞甚么鬼，甚么事都鬼鬼祟祟，把哀家瞒在鼓里。当日田猎高陵君谋反，你们显然事前早得到消息，为何不让哀家知道？”

项少龙这才知道她是要算旧账，苦笑道：“微臣纵有千言万语，在这耳目众多的情况下，也难以向太后一一道来，难道我可直告太后先王怎样，储君怎样，吕相怎样，徐相怎样吗？”

朱姬美目深注地看了他好一会后，软化下来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好吧！所有人给我出去，谁敢偷听的话，立杀无赦。”

转眼间，一众侍从禁卫走得一乾二净，还关上了所有殿门侧门。

鸾座上的朱姬再叹了一口气，声音转柔道：“早知拿你没法的了，说吧！”

项少龙踏前两步，把心一横，索性在阶台边坐了下来，淡淡道：“吕不韦杀了徐相，害了鹿公，假若可再置我于死地，下一个必轮到嫪大人了。”

朱姬见他竟无礼至背着自己坐在台阶处，本要出言斥责，岂知项少龙语出惊人，剧震道：“你说甚么？”

项少龙把脸埋入手掌里，沉声道：“凡是挡在吕不韦权力之路上的障碍物，早晚都要给他一脚踢开。除了他自己外，甚么都可以牺牲，太后该比我更知道这点了。”

朱姬的呼吸沉重起来，好一会才道：“楚人把春申君的首级送来了，为徐先之死请罪，这事究竟与吕不韦有甚么关系？你若不说清楚，哀家绝不饶你。”

项少龙大怒而起，猛一旋身，瞪着朱姬道：“杀死徐先对春申君有何好处，若非田单怂恿，吕不韦在背后支持，许以种种好处，楚人那敢如此胆大妄为。哼！你要不饶我吗？找人来拿我去斩首好了，看看我项少龙会否皱半下眉头。”

朱姬眼中射出森寒杀机，可是与他目光交锋了不到片刻后，立即败下阵来，垂下目光，轻轻道：“算我说话重了，哪用发这么大的脾气哩！”

项少龙见好即收，但横竖说开了头，断然道：“现在左丞相一位，人人眼红，假设再落入吕不韦之手，不单我项少龙死无葬身之地，太后身边的人也没多少个能寿终正寝呢。”

朱姬柔声道：“假若少龙肯当左丞相，我会大力支持。”

项少龙回复冷静，微笑摇头道：“不是我，而是昌平君。”

朱姬愕然道：“昌平君怎能服众呢？为何不考虑王陵？”

项少龙道：“因为我们需要王陵代替鹿公去管军政院，好驾御王龢、蒙骜、杜壁等人，昌平君虽德龄都差了点，但他乃王族贵胄，任他为相，实是安定大秦军心的最佳方法。太后别忘了西秦三虎将已去其二，王龢不但投向吕不韦，目下的声势更不及蒙骜，这世间每多趋炎附势之徒，到人人都靠向吕不韦时，太后和储君还有立足之地吗？”

朱姬眼瞪瞪看了他好一会后，颓然道：“为何我总是说不过你呢？但此事非同小可，我还要考虑一下，你退下吧！”

项少龙知道她要 and 嫪毐 商议，心中暗叹，却又无可奈何，怅然去了。

第二章 连消带打

嫪毐的府第位于王宫之旁，对面就是宏伟如小王宫、楼阁连绵的吕不韦新贼巢，外墙高厚，入口处是座高达三丈的石牌楼，镌了“仲父府”三个石刻大字，只是这种与国君争辉的霸道气势，就像商鞅为惠文王所忌般，犯了小盘这未来秦始皇的大忌，必招损败无疑，只可惜那是六年以后的事了。

要捱过这六个艰危的年头，就必须与逐渐成“奸型”的嫪毐虚与委蛇。

在那出秦始皇的电影里，朱姬最后完全站在嫪毐的一边，不但与吕不韦作对，也密谋推翻自己的儿子嬴政。

电影内的解释非常简单，一切都归究在朱姬对嫪毐的迷恋上。

但项少龙却知道最少多了两个原因，就是朱姬分别对他和小盘的因爱成恨。

其原因更是复杂异常。

他项少龙是因命运的不可抗拒，所以故意任得朱姬在嫪毐的爱欲操纵下愈陷愈深，致终于不能自拔。

他由于问心有愧，又明知朱姬再离不开嫪毐，所以下意识地去疏远朱姬，更添朱姬的怨恨，终落至今日的田地。

小盘则因一向视朱姬为母，自然地把她代替了妮夫人。亦希望她能像妮夫人般谨守妇道。在他心中，他除了庄襄王外，只能接受项少龙作他的父亲。现在朱姬不知自爱，恋上了声名狼藉的嫪毐，一下子粉碎了他的美好印象，随之而来的失望化成了深刻的憎厌，故对朱姬不但态度大改，还含有强烈的恨意，使两人关

系日趋恶劣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朱姬自然而然地更倾向嫪毐和吕不韦了。

就像小盘正和项少龙在联手对付她那样。

这是谁都不能改变的事实和形势。

项少龙唯一的手法就是挑起嫪毐和吕不韦间的冲突和争端，并使朱姬只站在嫪毐的一方，不再支持吕不韦。

来到了嫪毐的内使府，报上名字后，嫪毐闻报，欣然迎出门来。

这狼心狗肺的坏家伙一身官服，脱胎换骨般神采飞扬，隔远便微笑着施礼道：“闻得项大人远行归来，正想登门拜候，怎知大人竟大驾光临，下官怎担当得起。”

项少龙暗中骂了他的娘，因她竟生了这么一个丧尽天良的贼种出来。但表面当然做足工夫，迎了上去，拉着他的手笑道：“我刚见过太后和储君，才知咸阳发生了这么多事。来！我们找个地方仔细谈谈。”

嫪毐显然知道他见过太后的事，不以为异地把她引到东厢去，沿途遇上多起婢仆和家将，可见他是如何风光了。

两人坐下后，婢仆退了出去，喝过奉上的茗茶，嫪毐道：“太后和项大人说了甚么密话呢？”

项少龙知他最忌就是朱姬对自己余情未了。若不能释他之疑，休想争得合作机会，低声道：“我告诉太后，徐先是春申君奉吕不韦之命刺杀的。”

嫪毐愕然望着他。

项少龙扼要地作了解释，然后叹道：“若让左相之位落到吕不韦的人手内，那时连储君和太后都要被他牵着鼻子走了。”

嫪毐怔了一怔，沉思起来。

这正是项少龙的高明处。要知嫪毐野心极大，而他的唯一凭藉就是朱姬。假若朱姬失势，他不但权势尽失，还得像以前般要

仰吕不韦的鼻息做人。

人性就是那样，未尝过甜头还好，尝过后就很难舍弃了。若要嫪毐再做回吕不韦的奴才，比杀了他更令他难受。

项少龙微笑道：“假若我没有猜错，吕不韦和管中邪现在一定用尽方法来笼络大人，就像他以前笼络我那样。”

嫪毐瞅了他一眼道：“请恕嫪某直言，项大人为何打一开始就对我那么看重呢？”

项少龙以最诚恳的表情道：“这原因我只可以告诉嫪兄一人，为的就是太后，我和储君都希望她能不感寂寞，加上我对嫪兄又一见喜欢，这样说，嫪兄该明白我的心意了吧！”

嫪毐忍不住道：“项兄是否想在下支持你登上左相之位？”

项少龙暗骂他以小人之心度自己君子之腹。面上却装出不甘被误解的神色，忿然道：“若我要当左丞相，先王在位时早已当了，嫪兄该不会不知道此事吧！”

当然知道此事，忙道：“项兄请勿误会，我只是在想，除了你外，谁还有资格和王绾争呢？”

项少龙知他意动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让我先说几句题外话，所谓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。我项少龙亲手把太后和储君带到秦国来，本想就此归隐，与娇妻美婢们安享田园之福，这可说是我的梦想。岂知吕不韦这老贼多番欲置我于死地，又害得我妻婢惨死，所以我才要与吕不韦周旋到底。吕贼授首的一天，就是我项少龙离秦之日，若违此誓，天诛地灭，嫪兄可明鉴我的心意了吗？”

嫪毐呆看了他一会后，伸出手道：“我明白了！”

项少龙知他已被彻底打动，伸手与他相握，沉声道：“昌平君为左相，王陵代鹿公，嫪兄同意吗？”

嫪毐失声道：“甚么？”

项少龙离开嫪府后，领着十八铁卫，来到门禁森严太子丹寄

居的行府，十多名都卫立即拦着入门之路，领头的都卫长施礼道：“管大人有命，任何人不得进府。”

项少龙斜睨着他道：“见到我项少龙竟敢无礼拦阻，你叫甚么名字？”

那都卫长这才知大祸临头，惶然下跪道：“小人知罪！一时没看清楚是项统领。”

这时咸阳城内，可说没有人不知项少龙乃储君最亲近的大红人。又掌咸阳兵权，要动个小喽啰，连吕不韦也护不住，吓得众卫全跪了下来。

项少龙那会和他们计较，冷喝道：“给我开门！”

众都卫那敢反对，乖乖的把门打了开来，原来府内的广场另外还驻有一营都卫军。

项少龙跳下马来，吩咐众铁卫守在府门处，自己则大模大样地举步入宅，都卫慑于他威势，没人敢吭声。

太子丹的大将徐夷则、大夫冷亭、军师尤之和包括败于管中邪手上的阎毒在内的十多名高手听到声息，均到主宅大门来迎迓他。

见到项少龙，人人现出悲愤神色。

到主厅坐下后，徐夷则愤然道：“项大人要给我们作主。”

还是尤之冷静，问道：“干掉田单了吗？”

项少龙点头应是。

徐夷则等均松了一口气。

要知若田单仍然在世，燕国就有大祸了。

冷亭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怎也想不到吕不韦竟敢甘冒天下之大不韪，把太子扣押起来，现在太子生死未卜，害得我们不敢轻举妄动，否则全体战死，亦要出这口鸟气。”

项少龙道：“诸位放心，给个天吕不韦作胆，他也不敢伤害太子。否则将失信于天下。我看他只是答应了田单，要把太子留上

一段时间，好让死鬼田单奸谋得遂吧！这事包在我身上，若不能明逼着他放了太子，我暗里也要把太子救出来，好了！各位立即收拾好行李，到我乌府去，否则说不定吕贼虽肯放太子回来，但却另使手段杀了各位，那仍是糟透了。”

徐夷等则见项少龙这么讲义气，完全不介意开罪吕不韦，无不感动，命人立即去收拾行装。

不一会百多人集合在广场处，负责把守的都卫眼睁睁看着，却没有人敢上前干涉。

此时蹄声传来，一队人马旋风般由外大门卷了进来，带头的自是管中邪。

只见他神色冷然，飞身下马，来到项少龙身前，昂然道：“项大人且慢，下属奉有仲父之命，府内之人，不准踏出园墙半步。”

徐夷则等一齐拔出长剑，刀光剑影下，气氛立即拉紧。

项少龙哈哈一笑道：“请问管大人有否仲父签发的手令文书一类东西？”

管中邪愕在当场。

他得手下飞报项少龙闯府的消息后，立即由官署赶来，根本未有机会见到吕不韦。强撑道：“下属奉有仲父口谕，项大人若不相信，可向仲父面询。”

项少龙“锵”的一声拔出长剑，笑道：“那就成了。我也奉有储君口谕，来此把人带走。管大人如若不信，可面询储君。谁若敢阻我，就是有违君令，立杀无赦。”

众铁卫纷纷拔剑，把管中邪和十多名亲卫围个密不通风。

管中邪脸色微变，知道若再出言顶撞或拦阻，立即是血溅当场结局。再看自己外围处一众手下，人人面如土色，噤若寒蝉，动起手来，保证没人敢上前插手。

再看项少龙，只见他眼露杀机，摆明想趁这机会把自己除去，君子不吃眼前亏，微笑退往一旁，淡淡道：“项大人误会了，下属